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给泰华文学把脉

曾心 著

从著作书目看泰华文学发展的脉络
泰华文学的交接期
给泰华文学把脉
泰华散文苑里的蓓蕾
泰华年轻女性的微型小说
泰华微型小说的步履
移民意识在泰华文学的取向
老牛，也当加把劲
思考民族天性之美

厦门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给

泰华文学把脉

学院图书馆
藏书专用章

曾心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泰华文学把脉/曾心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3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庄钟庆等主编)
ISBN 7-5615-2301-7

Ⅰ.给… Ⅱ.曾… Ⅲ.中文-文学研究-泰国-现代-文集
Ⅳ.I336.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62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地址:三明市新市南路 166 号 邮编:365001)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272 千字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曾心，原名曾时新，一九三八年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圆山乡。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后深造于广州中医学院。一九八二年返回泰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工作之余重拾文学创作之笔。散文、微型小说、短篇小说、诗歌、评论都有所涉墨。

出版著作有《曾心短诗选》（中英对照）、《曾心文集》、《一坛老菜脯》、散文小说集《大自然的儿子》、散文集《心追那钟声》、微型小说集《蓝眼睛》等九部。作品（散文、小说、诗歌）在国内外多次获奖。《曾心文集》被列入“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曾心短诗选》（中英对照）被列入“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蓝眼睛》被选入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普通话教程》、《世界微型小说大成》和《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三愣》被选入《微型小说鉴赏辞典》。微型小说《如意的选择》被选入泰国皇家卫星远程教育电视台汉语教材——《实用汉语教程》。《鳄鱼密码》被选入《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奖作品集》。《大自然的儿子》被选入《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猴面鹰哀思》被选入第一届冰心文学奖散文参赛作品选《千花集》。《在水乡栖居处》被选入第二届冰心文学奖参赛文选《玫瑰花集》。《三愣》、《巷口转弯处》、《头一遭》、《蓝眼睛》被选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等。

现为泰华作家协会理事，《泰华文学》编委，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秘书长，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监事。

编辑例言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它们与中国文学有着语言同源的血缘关系。因之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将有助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交流，推动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共同为世界文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二、本丛书既收入创作，也收入文论，同时也需要研究著作及史料汇编，有个人专集，也可以多人集，有专书，也可以有多部书合集。作者不受国籍限制。

三、本丛书由庄钟庆、陈育伦、周宁任主编，郑楚、杨怡任副主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厚 重

——序曾心的《给泰华文学把脉》

司马攻

曾心的文论集《给泰华文学把脉》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泰华文坛的一大喜讯。泰华文学已有九十多年历史，在泰华文学的各种文类中，文学评论是较弱一环。有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文章结集的极少。

曾心是泰华文坛一位主将，他十八般武艺都要得，短篇小说、散文、新诗、微型小说、文论都写得多，也写得好。以我看法，文学评论是曾心十八般武艺中的一个强项。

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是文学的三驾马车，这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经常有人提出："泰华需要文学批评。"为了泰华文学的繁荣发展，文学批评确属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泰华文学长河中，文学批评是一股微弱的冷流。

文学批评本来就不容易，泰华文坛圈子很小，作者不多，而且居多相识，在此情况下，在泰华文坛从事文学批评，是难上加难。

由于曾心对泰华文学的执著，并认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他知难而进。曾心勤于文学创作，也兼学评论。

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者，必须才、学、识三兼，因为"非才无以

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非识无以断其义”(《文史通义》)。曾心是一位很称职的文学评论家，他才、学、识兼备，加上锐敏的嗅觉和对泰华文学的责任感，曾心的文学评论很有分量，样式也颇齐全。

文学评论的类别多姿多彩，评论者根据不同的文学作品，选择不同的理论样式来撰写评论文，以得到评论的效果。

文学评论的样式大体分为：(一)论文，(二)文学随笔，(三)短评，(四)书信体评论，(五)评点，(六)序跋体评论。《给泰华文学把脉》中的评论文章几乎包括上列的六个评论样式。

为了更准确地评论泰华文学，除了文学评论样式多种化外，曾心对泰华文学作品，以及作者作了点、线、面的分析和论述。

点的有《林蝶衣的〈破梦集〉及其“忧愁”诗的价值》、《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读岭南人诗集〈结〉》、《琴思钢与他的叙事诗》、《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读庄牧的诗》、《黎毅和他的“苦命小说”》、《情感·纯真及爱情的题材——读梦莉的散文》等二十多篇。

线方面有《泰华散文苑里的蓓蕾》、《泰华年轻女性的微型小说》、《泰华微型小说的步履》、《百花齐放　皆大欢喜——一九九七年〈新中原报·大众文艺〉漫巡》等。

属于面的有《从著作书目看泰华文学发展脉络》、《泰华文学的交接期》、《给泰华文学把脉》、《移民意识在泰华文学的取向》等。

在点上，曾心对个别作者作品的评论，大多本着以发现、扶掖为天职，以好评来鼓舞作者，从而促进泰华文学的繁荣、进步。在线方面，曾心立足于时代和文学潮流来观察泰华文学某些文类，以及一部分作家的创作状态和动向。《给泰华文学把脉》可说是“面”的代表作。这篇评文较全面地分析泰华文学的特性，并虑周藻密地切断出泰华文学发展的趋势。

曾心是学中医的，擅长与人把脉，这一回特为泰华文学把了脉。他切得泰华文学的脉象——泰华文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间，其脉搏从“洪脉”进入“细脉”，又从“细脉”转为“缓脉”。也就是说从“蓬勃”中步入“危机”，又从“危机”中有所“转机”。

曾心客观地说：“这个诊断，是确诊还是误诊，有待事实进一步验证。”

但愿曾心这个诊断是确诊。

有关泰华文学的前景，我在《泰华文学漫谈》一书的序言——《泰华文学的加减乘除》（一九九四年四月）中说过：“我对泰华文学命运的推算，在加减乘除方面，是着重于加，往往从好的方面着想。我不愿当泰华的末代作者……同时也为了给泰华作者打气，加强创作热情和信心。”

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是依脉理诊断，属于理性的、科学的。而我的“加减乘除”是推算的，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根据，但偏于感性，好的方面可能加得多些。

也愿我的加数，加得“恰好”，推算得准。

文学批评因时而变，因地而异。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

现阶段的泰华文学需要较为温厚、鼓励性的文学批评，评介、推荐优秀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善意地指出作品的不足处和缺点。

现阶段的泰华文坛决不能利用文学批评为斗争工具。

泰华文坛曾出现过不公正的、粗暴的、提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文学批评。这些“文学批评”，不单不能推动泰华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反而起了阻滞、扼杀作用。

我曾以《和谐敦厚，质朴清新》为题，序曾心的《大自然的儿子》，其中一段：“曾心是一位中医，同时也是一位奉行中庸之道的作家。他的作品处处流露出中正与和谐……”

这一回，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他关注文坛，也阅读了很多泰

华作品，并从感性的欣赏提升为理性的批评。曾心的评论文还是“和谐敦厚，质朴清新”。并自出机杼，可称“弥纶群言”，“师心独见”。

《给泰华文学把脉》书末，附一表格——《泰华著作书目一览表》，这是曾心近十年来的心血结晶。

十年前，泰华作协在一次理事会上，选曾心为图书馆主任，同时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请他收集历来泰华著作，并整理、编号。当时曾心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于是，从零开始，经十年的汇集、查考，得到了五百多本泰华著作。

曾心不负所托，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代表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向曾心致以谢忱。

《给泰华文学把脉》是一本很厚重的论文集，内容充实，厚也。立论甚有分量，重也。厚重是《给泰华文学把脉》的特色。

文论谨厚，文评持重。

曾心本着尊重泰华作者的成果，和对泰华文学作品的珍爱，将他的文论结集。

《给泰华文学把脉》的出版，在泰华文学长河中将起推波助澜作用。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于曼谷

（作者为泰华作家协会会长）

略说曾心的文论

庄钟庆

曾心是泰华知名作家，创作及文论均有可观的成果。

在文论方面，我认为他在探讨泰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前景方面不乏己见，值得肯定。

曾心对泰国华文文学特点有着明确的论述，他在《从著作书目看泰华文学发展脉络》一文中指出，“有人把泰华文学的不同时期划为‘侨民文学’、‘华侨文学’、‘华文文学’三条‘分界线’。但不管哪条‘界线’，泰华文学主要还是反映泰国华侨、华裔各层次的生活”，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色彩。他又说：“现在的泰华作品很少再去反映‘叶落归根’的问题了，而着重写‘落地生根’。这‘根’已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且似乎渐有逾越或突破华侨、华裔题材之势。”

以上的论述，大体说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不管泰华文学如何分期，说法如何不同，但主体方面却有着明确的规定性，即必须反映泰国华侨及华裔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这同那种把泰华文学中的“华侨文学”、“侨民文学”归入中国新文学的观点区别开来，这是很有见地的。不过，也应当指出，“华侨文学”或“侨民文学”是有两重性的，既属于华侨或侨民居住国的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属于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二、泰华文学发展前景问题。曾心指出“似乎有逾越或突破华侨、华裔题材之势”，这是有事实依据的，说明泰

华文学发展的必然性。

曾心认为泰华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必须讲究艺术性，他在《泰华散文苑里的蓓蕾》中提出：散文要有“神”、“语言要自然”、“要有我”等问题，他又在《泰华女性的微型小说》中提倡创作手法多样化，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有用的手法都可以吸取。他还认为写诗要“三炼”，即“炼字、炼句、炼意”，要求“从形象通往意境”。

为了提高泰华文学的艺术水平，曾心在自序中提出要把准“海外华文文学的天平”，这就是要求泰华文学“一头是当地文化，一头是中国文学”。唯有如此，泰华文学才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培植新苗，这是泰华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曾心在《泰华文学的交接期》中指出，“目前泰华作家队伍中尚未形成能够接班的年轻作家群，土生土长的为数不多”，“新移民虽有一些”，但是他们的作品“较少泰国本土的特色”。因此培养接班人至关重要。除了有赖于报刊编辑及作家的培养外，华文学校的教育不可缺少。同时，要引导写作者深入大众，融入社会。

泰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思想、艺术等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曾心在《给泰华文学把脉》中提出如何解决的意见。他对泰华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呼唤“泰华文学的春天”。

曾心对泰华文学的特点及前景有着较为全面的看法，这同他熟悉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别是泰华文学有关，同他有着精湛的文学理论素养有关，更同他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有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评曾心的《给泰华文学把脉》

李润新

曾心的文学评论集《给泰华文学把脉》中的文章，在其发表前后，我大都拜读过，也都跟他谈过我的一些读后感。我曾几次建议他出一本文学评论集，他总是谦虚、谨饬地说："不行，再等几年吧。"如今，他的母校决定为这位佼佼学子出一本文集，他才从已发表的近百篇文学评论中选出五十九篇，编成这本文学评论集。在泰华文学中，文学评论是个很薄弱的环节，写评论的人少，文章也少见，能出文学评论专集的，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曾心的文学评论专集《给泰华文学把脉》的出版，我认为是泰华难得的一颗硕果，可喜可贺。

中外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孪生的。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导向作用、扶植作用、园丁作用等，是举世公认的。像刘勰、钟嵘、胡适、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永垂青史。对文学评论，应该而且必须重视、提倡、扶掖。像司马攻、吴佟、曾心等人，都是既重视文学创作，又重视文学评论的泰华作家，他们在开拓泰华文学评论的处女地的文学使命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和模范作用。我认为，面对文学评论在泰华文学中较薄弱的现状，对他们勇于开创泰华文学评论新局面的开拓精神和进取精神，应予称赞。

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都说过，一个作家，也应该是个思想家。

对历史、社会、人生，要剖析，要思辨；对文学、艺术、思潮，更要剖析，要思辨。如果说我们从曾心的众多小说、散文、诗歌中，能看出他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思考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从他的文论中，则更多地看到了他对泰华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思考的结果。重新研读曾心本书七辑中一篇篇论文，我的感受颇多，主要可概括为“五性”，即稳定性、开阔性、鲜明性、学术性和文学性。

其一，稳定性。

曾心的论文，都是他善于思考、勤于思考、深于思考的结晶。他的论文立论的理论根据和审美观点，都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经得住推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某些“文学评论家”，他们的论文真可说是连篇累牍，但当要编其文集时，却因许多篇都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风派文章”、“打棍子的整人文章”而难以成集。曾心的文学评论，都是经他深入观察和研究，经他长时间反复思考后才动笔的，应景、应风之作，他是从不着笔的。相反，他对“文艺天空的‘风’”却大胆提出质疑，文集中的《文艺天空的“风”》、《朦胧诗之树的凋零——从顾城之死谈起》，可见他对“风派”文学是很反感的。对泰华文学，这位悬壶济世的中医作家，时时“把脉”，密切关注，从收入第一辑的十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曾心对泰华文学的发展脉络、现状和发展前程关爱之情多么深切，他经过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意见，是多么中肯，他把的“脉象”可真准啊！其中，有些论文，写于十来年前，但至今看起来，依然站得住，依然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依然让“老牛”再加把劲儿。这正得益于曾心文论的稳定性。

其二，开阔性。

新世纪是个信息时代。泰华文学已走向世界，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大家庭中很有作为的一员。泰华作家，应立足湄南河，放眼全世界。曾心是一位有着世界眼光的作家，近十年来，他多次参加

地区和国际关于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与各国各地区作家较广泛地进行交流，扩展了他的文学视野，使他不仅仅关注本国文学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关心地区的、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的文学发展态势，对一些世界华文文学带有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他都不会漠然处之，而是密切关注，多方考察，细心探究，然后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文章，思路开阔，旁征博引，发人深省。文集第一辑中的《移民意识在泰华文学的取向》、《存亡绝续的野生动物》，第二辑的《文艺天空的"风"》、《作家自杀的现象——从三毛之死谈起》、《吹一点写短篇小说的外来风》、《思考民族天性之美——读赛珍珠的〈中国之美〉》，第三辑中的《试探一囊中的朦胧》、《诗，要走向群众》等，都可以看出曾心在为泰华文学把脉之余，也在为中外文学某些热点问题把脉。他观察了中国文艺界刮起的一阵阵的"风"，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辨析，他写出了《文艺天空的"风"》，面对着轰动一时一地的种种文学风潮，曾心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反潮流的勇气，对种种风潮提出了质疑，他深刻地分析了形成各种"风"的"外因"和"内因"，对"超前性和导向性"、"重建论"等奇谈怪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真是旁观者清啊！这篇文章对风派作家和在"风"中已晕头转向的某些中国当代作家，真可说是一副清醒剂。没有较坚实的文艺理论修养，没有对中国和世界华文文学的深切关心，没有放眼世界的广阔胸襟，是写不出这样文章的。

《作家自杀的现象》也是一篇难得的富有开阔性的文章。作者从三毛自杀谈起，进而考察了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海子等作家自杀的原由，然后对三毛自杀的原因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剖析，很有说服力。在探索作家自杀现象的论著中，曾心的论文，见解新颖，发人深思，很有启发性。有些人对一些有成就的作家自杀可能只是痛惜地流一把泪，而曾心却不限于此，他以开阔的视角，对中外作家自杀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对国内外文学热点多问几个"为什么"的多思的学术品格，是值得提倡的。

其三，鲜明性。

文学评论、立论和论证，都应观点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都应态度明确。

曾心在人生哲学上，信奉一个“圆”字，他在小说散文集《大自然的儿子》自序中，有较具体的自白。然而，他对文学界的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却往往提出自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他总是是非清楚，观点明确，态度鲜明。从第三至七辑的二十多篇赏析泰华文友的名作佳篇的评论中，从他为几位文友写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泰华作家的前辈、同辈乃至文学新秀，都是抱着“文人相敬”、抱着“博采众长”的虚心学习的态度来写的。泰华作协会长司马攻先生一直提倡文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曾心作为作协理事，在这方面也起到了模范作用，他对文友司马攻、梦莉、吴佟、陈博文、姚宗伟、黎毅、林蝶衣、岭南人、饶公桥、琴思钢、庄牧、林牧、征夫、刘扬、苏醒、陈雨、叶树勋、马凡、吴继岳、魏登、方思若等文友的人品和作品，都有所研读，有所评点，有所学习，有所激励，较好地做到了“以文会友”，以诚相待。

文学评论，最忌无原则、无是非地吹捧，最忌一窝蜂似的人云亦云。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顾城，斧砍自己妻子后自杀的行为，一时间成了港澳台的爆炸性新闻，有的报刊甚至出专刊专版，对顾城极尽吹捧之能事。而曾心对他斧砍爱妻之暴行却爱憎鲜明地谴责说：“这是何等的残忍与野蛮！”把杀人犯、刽子手硬吹捧为“明星”，为其大唱挽歌、赞歌，难道这是任何一位有正义感的作家能容忍的吗？曾心力排众议，他深刻地分析了顾城之死的原因，分析了“朦胧诗之树的凋零”的必然性，也分析了顾城走上杀人犯罪之路并自杀的可悲性。这篇文章被菲律宾《世界日报》转载（原载《新中原报》），编者盛赞此文对顾城之死的评剖将以“盖棺论定之评”载入文学史。

其四，学术性。

文集中的不少论文，都是曾心出席各种有关文学创作的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这些发言稿，都不是轻易写成的，都是他综合调研自己收集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深入研究后才动笔的。以《从著作书目看泰华文学发展脉络》一文来看，作者查阅泰华文学八十余年四百六十二本著作，以大量的著作史料，论证了泰华文学发展的脉络，从充足的史料中得出了七点结论。这种扎扎实实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赞佩。七点结论，都很精辟，毋庸置疑。这是一篇少见的兼有知识性、史料性和学术性的论文。

曾心的文评，大都是对大量文学现象、对作家的"全人"、"全书"进行反复研读后写成的。这就避免了以偏概全的片面性。在阐释、论述中，常以平等的、商榷的态度相待读者，他总是把自己的立足点牢牢地固定在"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的位置上，文论中毫无说教的居高临下的距离感，充满了民主的学术氛围。

其五，文学性。

文学评论，一般是属于说理文，强调逻辑思维，容易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曾心的文论，却很有可读性。他的不少篇文章，参有散文笔法，描述生动；有的论点，甚至用诗句来表述。如《诗，要走向群众》一文中，他引自己的题为《墙》的诗：

墙内，
是诗。
墙外，
是群众。

凿个洞，
看——
是一种诗。

推倒墙，

看——
是一团看不到坐标的迷雾；
是一堆嚼而无味的文字……

于是，
又把墙砌起。
墙内，
是诗。
墙外，
是群众。

这首诗，形象而深刻地把当代诗歌脱离群众的弊病，表述得深入浅出，大有“一以当十”之妙，比抽象地论述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曾心善于精选锤炼词语，不只文学创作如此，在文学评论上也很注意通过炼字、词、句而强化语言的文学色彩。他又善于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用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句把抽象的论点表达得更易于理解。新鲜的比喻，每篇文章都可谓比比皆是，这也增加曾心论文的文华色彩，使读者常有晓之以理、感之以情的审美乐趣。

二〇〇四年八月
于北京、曼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